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康濟録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貢生臣周　培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三

政書類三 邦計之屬

康濟録

提要

臣等謹案

康濟録六卷乾隆四年

御定初仁和監生陸曾禹作救飢譜吏科給事中

倪國璉為檢擇精要釐為四卷會

詔翰林科道輪奏經史講義國璉因恭録進

呈

皇上嘉其有裨於實用

命內直諸臣刪潤其詞剞劂頒布因

賜今名其書凡分四門一曰前代救援之典所錄

故實上起唐虞下迄元明按朝代先後編次

二曰先事之政分子目六三曰臨事之政分

子目二十四曰事後之政分子目五又附錄

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後系論斷榘金穰木飢

天道恒然堯水湯旱聖朝不免其挽回氣數
則在於人事之修舉周禮荒政十有二多主
於省事以節財蓋預備之道已散見于各牘
故也我
皇上宵衣旰食軫念民依或歲星偶沴禾麥不登
賜蠲貸者動輒數十百萬
賜賑卹者亦動輒數十百萬即遇貪墨敗度借極
災以蝕

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廢餐杜侵冒之風或

靳撫綏之費

綸音宣諭至再至三含識之倫罔弗共喻

仁宏博濟實邁唐虞是以國史是編特邀

睿賞臣等校録之下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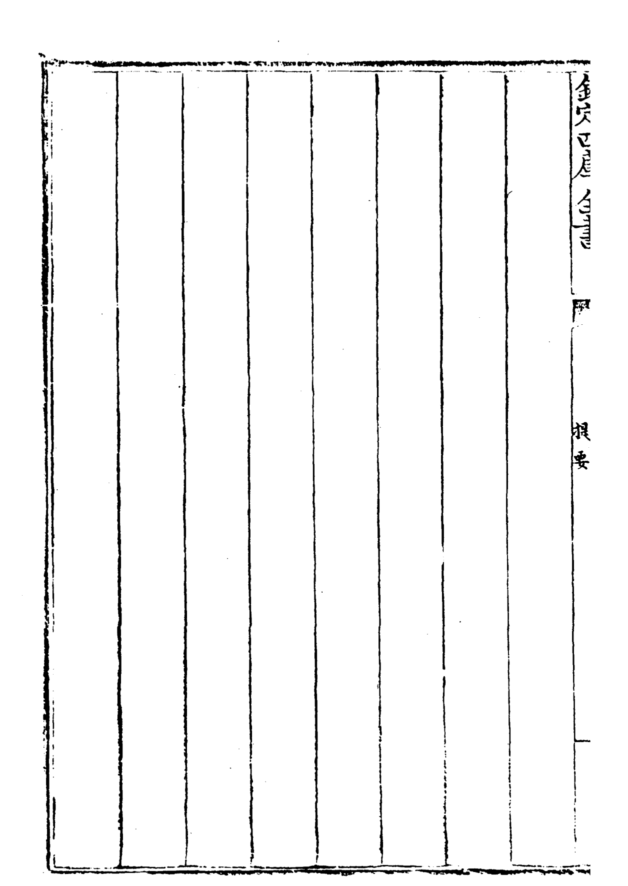
勤求民瘼之心與

俯察邇言之意均迥軼千古也乾隆四十九年六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史部十三

政書類三邦計之屬

欽定康濟録

吏科給事中臣倪國璉謹

奏爲進

呈書籍事仰惟我

皇上軫念民瘼仁恩周浹遇各省偶有歉收隨即多方

補救蠲賑備施不惜

宵旰之勤勞以謀斯民之安飽然猶

聖不自聖安益求安旱潦未形疇咨早切視民如傷之
懷有加無已建極錫福之道曲成不遺凡屬内外
大小臣工孰不思罄竭愚忱以仰佐
聖治於萬一者 臣忝居言職輪該進書因見同鄉已故
錢塘縣監生 臣陸曾禹所集救饑譜一書未經刊
刻其書每條前列經史後加論說與今所進經史
之體無異是以不揣愚昧録其大要共爲四卷恭
呈

睿覽雖書中所列條目總不出
聖政之範圍然其編輯詳明似尚有可取者伏惟
聖慈垂鑒俯採芻蕘之一得宥其草野之蠢愚臣曷勝
惶悚待
命之至謹
奏乾隆四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吏科給事中倪國璉奏進救饑譜四卷猶有鄭俠
繪圖入告之遺意甚屬可嘉著南書房翰林詳加校

對畧為删潤命名曰康濟録交與武英殿刋刻頒發

倪國璉著賞賜表裏各二疋以示奬予欽此

乾隆五年閏六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總閱

經筵講官太保議政大臣保和殿大學士總理兵部事務世襲三等伯臣鄂爾泰

經筵講官起居注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世襲三等伯臣張廷玉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徐本

南書房校對

吏部右侍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蔣溥

經筵講官户部右侍郎臣梁詩正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汪由敦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鄂容安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世襲三等伯臣張若靄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彭啟豐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介福

翰林院修撰臣金德瑛

翰林院編修臣秦蕙田

翰林院修撰臣莊有恭

武英殿校對

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

原任刑部左侍郎臣厲宗萬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浩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呂　熾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學健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田志勤

翰林院編修臣董邦達

翰林院檢討臣唐進賢

翰林院編修臣李清芳

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鐄

校刊

拔貢生臣費應泰

拔貢生臣盧明楷

拔貢生臣薛世楫

拔貢生臣廖名揚

拔貢生臣徐顯烈

拔貢生臣王積光

優貢生臣王男

恩　貢　生臣曾尚渭

拔　貢　生臣李長發

拔　貢　生臣程元林

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八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六次臣永　保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加二級臣雙　玉

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西　寧

内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二級臣胡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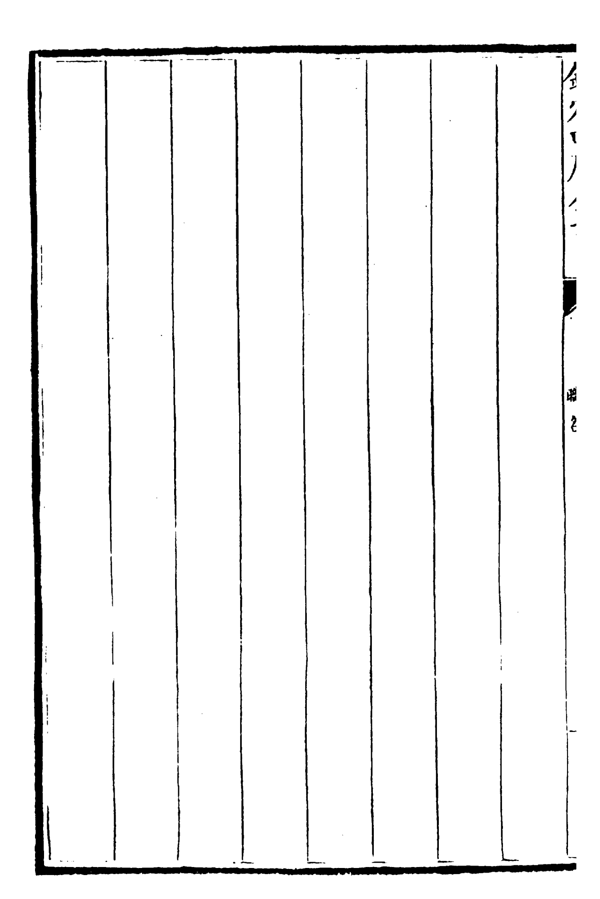
監造臣恩克

監造加一級臣永忠

庫掌臣于保柱

庫掌臣鄭桑格

庫掌臣姚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康濟録總目

第一卷

前代救援之典

第二卷

先事之政自六

第三卷

臨事之政 目二十

第四卷

事後之政　目六

附録

欽定康濟録卷之一

前代救援之典

總敘聖賢之治天下豈不欲斯民含哺鼓腹日遊于太和之世哉無如水旱之災堯湯不免使無良策以處之致民有饑餒之憂流離之患如保之懷肯恝然乎於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荒政從之而出矣是政也非譜而何夫古有治譜欲其前後相師以修其政令

何獨至于救饑而不以前人為譜哉爰集聖賢之言行已昭救濟之謨猷者或總列於前或分陳於後果能倣而行之惠我元元如登大有是譜也不猶有脚之陽春力可回天者耶常目在焉蒼生幸矣

唐堯之為君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

謹案三稱我字是聖人以全副精神注之一肩任來

之意四海雖大若以我之為君有一民為饑寒所困而陷於法網者非我之教養有虧歟故朝乾夕惕澤潤生民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也

虞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謹案大舜認定民是吾之民慍必為之解財必為之阜方遂其惠養元元之意肯令凶年饑歲流離失所而不急為軫恤哉

商湯因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謹案湯在位三十祀而遇大旱之年共有七民無菜色者要非無備而能然也禱之尚如是之切上蒼有不為之感動哉是六事之責不可少而九年之蓄尤不可缺也

周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

所最稟以避重泉之戉而國穀二十倍最聚也

謹寀穀不足不足以救饑令不嚴不足以懼民嚴令積穀聖王權變之道也即豫備不虞之典也尚父不云乎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安不忘危敬勝之事也故雖未黍油油必令倉箱盈足誠以豐年多蓄則饑饉可無虞耳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註云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以戒成王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千萬世人主之凖則也

孔子自魯適齊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玉帛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謹案時當饑饉若不節一人之用度救萬姓之流離

天命民嵒之際豈不大可畏耶故夫子以此告之使
景公急以救民為事也
易經益卦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
大光
大全云恩由上究非僅一切轉移之術始為益之名
者也要在制民常產之外若山林川澤之利損以與
民貸税田租之類量加蠲免如是益下而民有不欣
欣然盡發愛戴之心者歟

書經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謹案舜之民曷嘗阻於饑哉然舜以黎民非百穀不能生其身非后稷莫能教其耕故必諄諄戒勉益見聖主賢臣安不忘危豫備不虞之意耳

詩經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宋董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謂慰安人心然山

川禱祀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切至七章言靡人不周無不能止非當時有實惠及于民安能如是

春秋魯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憂閔元服避舍躬節儉紲女謁輟樂休工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侃等九人率羣臣禱于山川天即為之大雨

謹案天以水旱困人正欲長民者之恵愛蒼生耳茍能遇災而懼恤民之瘼更新善政天将消其災而錫之福矣從古天人相感之理如響應聲夫豈獨僖公一事哉

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謹案無三年之蓄尚非其國後之各省其所蓄不知有幾隋唐行之而有效紫陽施之而見功者社倉也庶幾乎其得之歟夫粟既積之於京師復徧之於天下倉箱足而積貯豐小民將擊壤而歌矣聖人所以能樂民之樂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財貸種食也二曰薄征輕賦稅也三曰緩刑省刑罰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山澤無禁六曰去幾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也七曰眚禮殺吉禮也八曰殺

哀（節凶禮也）九曰蕃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多昏配則男女得以相保）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二曰除盜賊（安良民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謹案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而無荒民其所以無荒民者必上之人有以豫備故也即富者尚欲安之況老幼貧窮疾病之類有不在其懷保之中耶嗟夫政之不可偏廢如人身之脉絡不可一經不治致令其

受病也世之為政者果能視此而無愧焉康阜之休旁敷四海矣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嗛同歉不滿之意也

明邱濬曰君食不兼味以下即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如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

梁于心安乎

齊糴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為百姓藏之問於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為囷京以藏穀

謹案桓公之慮固深管子之智更美倘不賞一二人以風衆人其誰我從此所謂藏富于民而君不致獨貧者也曷嘗盡斂于太倉之内哉夫國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然則交相致益而後富強可甲于天下

周惠王十七年十二月衛文公立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謹案治國不可以縱欲守位貴從乎民好膺民社者治本是圖躬行節儉則恩膏沛于萬姓菽粟足于倉箱矣懿公好鶴而文公能勤民布政不數年閒國以富厚民用和輯人主好惡之閒不可不慎也如此

周敬王四十年夏五月熒惑守心宿名心宋之分野也景

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髙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俟之果徙三度

謹案觀景公之言葢不專為一身而憂之矣相是股肱民為邦本此數語何嘗有意格天而天則為之格矣可見天人感應之理原在乎呼吸間子韋知其理而俟之果徙三度仁哉景公智哉子韋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附是兩匱之勢也

謹案理勢明則言辭達文侯之論增賦不事支流旁幹直能探本窮源賀者應慚僞者應懼君子知此民困必蘇非社稷之福哉

李悝為魏文侯作平糴法曰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以糴于民故雖遇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日益富強

謹案收糴于豐熟之時出糶于荒歉之日務必平價

而止民農皆不令傷非法之出于萬全耶有何水旱之足慮嘉謀若此食祿何慚在位者鑒此類推廣其仁術不負敦本愛民之君子矣

漢文帝二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謹案文帝以草木羣生之樂其樂因念吾民窮困之顛連廣其仁術賑貸並行是陽春之所不及者文帝

得而及之矣否則枯木有時暢茂窮簷赤子樂歲終身苦是草木之弗若不亦深可歎乎撫黎元者能觸景念民勿忘先王對時育物之懷則太和元氣長流行于宇宙中矣

文帝癸酉十二年晁錯上言曰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

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之
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謹案自古以民饑而擾天下者不一而足未聞無珠
玉而擾其國者也錯勸其君賤珠玉寶五穀足國之
本務其在是乎所以稱智囊也
景帝後元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

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謹案此詔專重農桑委其責于太守政治之方莫若此矣況又令丞相不時奏聞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皆以賢君稱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

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謹案仲舒以承流宣化責成郡守縣令此真握要之言大吏貴而不切散官疎而無權惟府縣官有守土之專政令聲教易與相通末俗頽風力能振作劉向素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者以其論事切中機要而立意本于正大也

武帝征和四年四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

田一畝三甽甽者田中之溝也廣一尺深一尺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謹案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從古教稼任地各有便宜以盡輔相裁成之責武帝為民治農事必使良才賢牧講求于隴畝之間以人工代天巧神明變化總期便民而不敢逸于圖治休哉盛業其漢治之隆歟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見蠻方飢餒困厄均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羣蠻而降之蠻地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謹案天災可畏飢徧蠻方設或再加困鬬血刃者固多僵仆者要亦不少豈好生之心哉監軍矯制而諭之降既得上國之體且服小醜之心以仁布德以智全仁宜乎上之奬賞矣後之銜命閫外者其將以此

為法乎

明帝永平三年大起北宮時天大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即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謹案蒼蒼者天耶孰謂理居元渺一時無以格之哉當時勞民傷財人心不安而天意示警僕射免冠切諫上即罷役時雨降而禾稼生可見風雨之調和原

在人心之喜豫蓋心和而氣和氣和而陰陽交泰矣

王政本符乎情理天心總寄于民心信哉

和帝永元五年遣使分行三十餘郡凡貧民之不能自食者悉開倉賑給

謹案和帝年十四五能恤貧民能除竇憲亦云賢矣第天性聰明不如聖學日躋深邃孰謂師保翼助之功迂闊而不可近哉

安帝時皇太后鄧氏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

以救災危故雖有水旱交侵宇內復寧歲仍豐稔是勤
政之效也
謹案民不賴君何能活于凶歲君不得民何以享其
太平此君民一體之意也假如手足有病而心腹獨
能舒泰乎皇太后達旦不寐以救饑民世稱賢后良
有以也
桓帝永壽三年春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錢薄宜改
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

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軸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化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

謹案古之帝王每求直言時開言路民情得以上達使閭閻疾苦無時不昭揭于九重是以政令所布深

愜民懷惠澤所流且周百世而嘉謀嘉猷弁藉以垂光于千載耳

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謹案國之賴民猶魚之藉水魚無水則不生國無民則難與治三國之主强半稱雄肯置其蒼生于溝壑哉但遣使之中又貴擇人必得公平廉幹精明寛厚之臣而後可蓋百萬生民之命懸于一人之手豈云細事細閲其史一無所眡亦曰知人

北魏高宗和平四年十月以定相二州霣霜殺稼免民田租　承明元年八月以長安二蠶多死免民賦之半

謹案稼與蠶小民養生之本也苟於此而無所得衣食已爵催科再急不迫人于盜數也鮮矣今魏不特因霜害稼而免其田租且緣蠶息無收而蠲其半賦恩何溥也仁哉斯制矣

高祖太和二十年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於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

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免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其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謹案君心即是天心君能以萬民為心天未有不以一人為念者也民未饑而君已饑天肯負愛民之君

乎此魏高祖輟膳三日而時雨降可見感通之理原在君心君之愛民正所以愛身天之愛君原欲其愛民天也君也民也分之則有三合之則一體理本相通道無二致敬天勤民者所當三復斯旨

城陽王徽為幷州刺史先是州界㬅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賑救民災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孝明嘉之加

安北將軍

謹案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備位大藩而不知為朝廷旬宣布化子惠黎元忝厥職也甚矣觀安北將軍之明斷先給後表一轉移間深合古名臣愛護百姓之至意後之君子可勿鑒諸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吳郡大水錢唐升米三百以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兼散騎常侍廵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之開倉廩賑飢民凡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

獄有疑枉者悉判遣之百姓蒙賴

謹案美哉元嘉之政可見稱于天下後世者蓋由饑饉之年令臣便宜從事無一人之不被其澤也民當枵腹離散之際誰不思邀惠于朝廷以生其骨月倘巡行拯恤者惠此而失彼有始而無終民受虛名仍無實濟何煩此使為哉演之得便宜之權免齧肘之患小者不遺于黃口壯者可釋于囹圄尚有淚如淫雨並垂于空釜鵠衣之上歟古云上有便宜之令下

無專擅之臣信哉此言也

唐元宗開元十五年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甚言念蒸民何以自給朕當宁興思有勞旰昃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令所司量支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曰百姓屢空朕孰與足言念于此良所疚懷又聞京畿及關輔有損田百姓等屬頻年不稔久乏糧儲雖今歳薄收未免辛苦宜從蠲省勿用虛弊至如州縣不急之務差科徭役并積久欠負等一切並

停其今年租八等已下特宜放免地税受田一頃已下者亦宜放免

謹案開元之政大有可觀即此二詔憂勤寛大之意露于言表此時也宫廷肅穆輔理承化者多稱賢佐是以有災即得上聞遇荒即行補救委曲詳盡有實惠而無虚名總之賤貨尊賢去徹去吝四者古昔聖賢所為翼翼小心守之而勿失者也豈獨為荒政云爾哉實萬世致治之常道也

郭子儀因河中軍士常苦乏食乃自耕荒田百畆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謹案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汾陽之在河中身體而力行之上不致吾君憂國帑之無輸下不苦吾民有助餉之拮据一事舉而愛及于君民非賢將而能若是乎

德宗賑給種子詔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令兹吾人則異于是廹以荒饉愁怨無憀有離去井疆業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絶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愆期西成何望為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虚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石同華州各賜三千石陜虢兩州賜四千石委州長吏即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卹之吏

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逺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石京兆尹即差官逐便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惸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

謹案制云東作慜時西成何望知此而有不錫之以種乎於是流離者可以歸鄉徬徨者可以止懼窮民而無告者可以生全雖曰衰草荒田不日而見青禾之盈目矣

德宗時諸州大水陸贄請賑帝曰淮西鈌賦不宜賑贄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謹案陸贄精白一心忠誠愛國凡所敷陳總以布達君上鴻恩體恤閭閻窮困為主所為行盆道以事君者也故稱千古名臣之最

憲宗元和閒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謹案憲宗儉于宮中而厚于百姓且欲令羣臣悉體此意仁哉聖心抑何自奉廉而施恩溥也從古奢靡之主恩賞雖濫而于百姓無關由其内蔽于欲而於兆庶始屯其膏耳是故致治之道先以清靜根本之地為主

文宗開成四年七月丙午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粟賑遭水百姓詔曰本置義倉只防水旱先給後奏救有明文劉約所奏已為遲晚宜速賑恤

謹案文宗實乃精勵求治之主所以閒百姓之災傷咎節度之不能先給耳後之良有司蓋深明乎救災拯患之不可少緩所以干擅發廩之愆不避同事之譏一切為已利身之想毫忽不介于心一朝出粟億兆得生其慈仁智勇詎不足以昭示後人也耶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或言營田有肥磽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太祖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於是罷户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謹案惠在一時名垂千載于周太祖見之矣彼時若

蠲田與民斂錢在國國亦未必困是而强而已非損

上益下之誼是故牧民者貴知立國之本圖而不必

斤斤焉講求于功利則善矣

世宗顯德五年遣使均定境内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

刻木為農夫田䍐蠶婦等置之殿廷欲均田而租税先

以元貞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頴等三十

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謹案世宗非五代之聖主耶明達不下于唐太宗愛養仿佛乎漢文帝殿廷刻木而重農桑諸道頒圖而均田賦在上者知儲蓄之當先得安不忘危之要道在下者明耕耘之宜急有未雨綢繆之至計非仁政歟

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為解者安在其必償也

謹案世宗以仁愛之心發而為矜民之語大哉王言被之當時而恩意浹于人心垂之簡冊而仁政昭于後世君民一體之理深切而著明矣願致治者之日鑒在兹也

宋太祖乾德元年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之旱甚者蠲其租不俟報

宋董煟曰民之災傷至易曉也今州縣或遇水旱雨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數

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為法

真宗咸平二年春閏三月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

謹案治天下者果能以朱台符之言而力行之立見清寧太平可奏故為政而得其要者若烱微而火熾

氷漁而水通無往而不得民安物阜之盛也

張詠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如原價糴之奏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餒色

謹案收穀粟代銀錢至春仍依原價糶與窮民此權宜通變之至計也要其心無刻不以蒼生為念故能

隨時處置各適乎事勢之當然而民舉受其實惠耳

自詠守蜀而朝廷無西顧憂誠哉是言矣

祥符六年秋七月知濱州吕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云治國之道莫大于革弊政而恤民瘼真宗禁内臣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為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

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瘗埋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卑下者徙髙阜處水損官物先為給遺坊監亡失官馬者吏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倫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宋董煟曰祖宗救災非特旱傷禱祈蠲減而已有水旱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營之方

尤為詳悉真可端拜為矜式也

仁宗慶歷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價踴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民

謹案減價出糶其法最善在官無損在民有益但所發不多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又何益哉今以百萬石濟之不重米而重民知米由民出得反本還原之道窮民得食歡呼有不格上蒼而召和氣致豊年哉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

蝗澇時霸州汶水縣不依編敕告示災傷百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為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為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為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自判官知縣司户主簿罰銅各有差等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謹案昔人云諒輔為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發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古之良吏為民

心切竟至於此今霸州諸吏蠹國病民惟銅是罰當時朝廷雖寛其責千載而下議者孰肯恕其草菅民命之愆乎

文彦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各城門相近之寺院共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

謹案饑年富家藏米待價故爾踴貴今官米減價出糶自不得不爭先出米而賤賣然非循環糴糶彼知

官米有限仍弗賤也

吳遵路既俵米與民又令挨糴新出官錢收買向常平倉糴米歸養老稚計買柴共二十二萬束比至嚴冬雨雪市無柴薪即依原價令其買去發賣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謹案出官錢收柴草既不令彼苦于難賣寒冬仍令販去又得趂錢一小事而令民兩番獲利非救荒之奇策而何

齊州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絶晁補之請粟于朝得萬斛為流者給舍次具罋用人既集則日給廩粥藥物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葬無主者男女異壙使者頗妬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明陳龍正曰男女異壙禮行于亡魂矣心之精微至此此使者見而感服蓋仁政之動人有以化其偏私而發其天良也

蘇者陜西轉運司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東

京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于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别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于君無内外之别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竒羸賑恤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謹案民之竟日而不可無者食也至數日則死矣手握生民之權坐視而不救仁者當如是乎蘇者深明

春秋之義寧甘自罪不累同僚識力擔當獨超千古

豈庸愚之有司所可及哉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

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

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

餘頃歲乃大豐

謹案民可救而恩未逮心雖切而事不奮雖有仁心

而不繼以仁政終未有以溥朝廷之德澤也許尹決

水溉田寧甘自罪有猷有為非良牧而何

神宗熙寧七年夏四月大旱帝語翰林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弊會鄭俠繪所見為圖上之於帝閱後竟夕不寢遂慨然行之詔出人情大悅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謹案昔范鎮云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

歎上薄天地之和耳故新法一罷民心恱而天道應時雨立沛凡君臨天下者可不以民情而感通天意耶

吳越大旱時趙抃知越州當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幾鄉當廪於官者有幾何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之者有幾所庫錢倉米可發者有幾許富家可募出粟者有幾姓僧道士所食之羨餘書於籍者其幾有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時得粟四萬八千餘石自十

月朔人日給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相蹂也使男女異日受粟人受兩日之糧憂其流亡也城市鄉村立給粟之所共五十七處使各以便而受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出官米平價而糶糶所共一十八舖使糶者便於受粟給工食大修城池病者醫死者埋收棄兒廩窮人至五月而止事有未便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

上請者或便宜輙行事無巨細必躬親之民賴以生

舊評云其施雖在于越中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

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之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故采於越得所施行樂為之識

徐寧孫賑濟饑人其策有三第一策本州縣當職官盡實抄劄果係孤老殘疾并貧乏不能自食者大人小兒籍定姓名數目將義倉米逐鄉逐鎮逐坊逐巷分散賑濟處處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如無上戶士人處則請

耆老忠厚者置冊收支給散闕子每五日一次併而給之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減半凡州縣市鎮鄉村並令同日同時支散以革重叠冐請之弊乞丐等人亦同日同時别作一處支米不得滚入饑民賑給第二策糶賣米麥本濟窮民奈有在市牙儈與有力滑徒令匪人假為窮民裝飾冐糴冐支且又串同斛手單賣與奸詭相知之輩不及村落無食之民即有糴得窮民已是將畢之際强半粞穀糠粃弊竇無窮遂令本州縣立賞錢一百

貫令人舉首務要及於鄉民無許冒濫其第三策賑濟當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為五處每處分差指使二員吏二名抄劄饑民每一名給與牌子并小色旗候支散及數前來賑濟散了一旗再散一旗不許亂赴請所蓋事貴循序不得併在一處挨擠喧閙

謹案此三策皆救荒之要則缺一不可不然饑民不得實惠者有之猾吏奸民而倍得者有之因賑給而擠蹈至死者有之埶此則人事既多克全何患天災

之忽降也

元祐初河東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有五術一曰施與得實二曰移粟就民三曰隨厚薄施散四曰擇用官吏五曰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之

謹案五事得行民在堯湯之世矣雖災而不受災之害非蒼生之幸歟不知蒼生之幸即國家之福不可二視

蘇軾知杭州時值大旱饑疫并作軾請于朝蠲本路上

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百張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謹案蘇軾之有益於杭也最稱久遠築堤引水利濟民田至今猶多賴之蓋不獨救荒一事之請蠲減糶也從古名賢入則處共爾位曲體君心出則利濟蒼生為國霖雨固非僅恃文辭末技鋪張揚厲以干名譽已耳繼軾而為刺史者其無務為文章以與軾相較優劣然後可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待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少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敢言者矣

謹案知明處當然後可以論國家大體祖禹賢臣也洞悉民情因申說奏災之不可罪言簡而理勢盡該正足以濟其封還奏章之力

高宗紹興中詔拯濟原為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

明陳龍正曰守令之賑城市遺鄉村豈非身在城市據所見忘所不見耶夫窮民惟鄉村最多以彼蠢愚無知或平生畏見官長忍餓不敢出或事歸里正保長任意欺瞞或保正胥吏勒索使費强匿戶口種種情弊百出不窮此處正宜盡心查察可聽其遺漏而

一任窮民之無告哉

孝宗淳熙九年七月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樁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朱熹以備賑糶詔發所儲和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樁管九月以錢引十萬緡賜瀘州備賑糶　十一年六月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之闕

謹案小民得分釐之惠感激已殷况在饑年其欣幸

也莫可言狀又况賑糶賑濟行之不倦更日有所得哉故南渡之賢君當推孝宗為第一

浙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既拜命即移書他郡廣募米商蠲其稅及至客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鈎訪民隠至廢寢食分畫已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歴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惶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

由是所部肅然　朱子又嘗言于上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謂熈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

謹案愛民之政身不力行知之無益行之不早救之無益所以朱子一聞上命即刻力行招商訪困不辭獨歷深山以生餓殍使州縣聞之無不惶懼奉行是一人之所活有限而諸吏之救人無窮矣非賢者而能之乎朱子文章不可及其政事乃如此此其忠君

愛民之心曷常有須臾之間哉

楊仲元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狡吏導民而然仲元入白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黄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得免稅

謹案愛民之人當此一邑流離之日恨不能奮身以救故見親民之官惟以宴飲為樂而不計及民瘼一腔慈惠之心不得不激為直戇之語矣凡諸守令所當廣厥聰明不蔽于近始可與言為政之道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發明云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等路租賦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是亦可謂惠愛乎斯世斯民者矣

至元二十二年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

謹案帝王家能有一人以百姓為念者則四海盡受

其福矣況太子哉羨餘之獻皆民脂民膏加派苛政而來者也聚斂之臣聞此言也亦可以知所警矣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户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謹案急于救民者有不待再計而決也使稍有所吝或令檢踏或令移民必有無限躊躇之事矣總之惟

明惟斷乃能推實惠以予民

成宗大德七年詔比歲不登賑飢乏蠲差稅貸積逋近聞百姓困乏者尚衆令內郡曾經賑濟人户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飢民流移他所多方存恤從便居住如貧乏不能自給者量與賑給口糧被災處所有好義之家能出已財周給貧乏者具實以聞量加旌用

謹案不登之歲蠲賑之外窮黎賴富室以得生富民因濟困以榮身亦荒政權宜之一法也

大德十一年江浙飢中書省臣言杭州一郡歳以造酒縻米二十八萬石禁之便

謹案以必需之物置之可省之途者以米作酒是也無酒人不害無米人不生禁之便

武宗至大二年詔被災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二年腹裏江淮夏税並行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税課程照勘並行蠲免　三年十月詔大都上都中都比之他郡供給繁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税其餘去處今

歲被災人户曾經體復依上蠲免已徵者准下年數
謹案蠲之為言惠民之政也然亦貴及時否則追呼
早廹杼軸已空恩詔來自九重而國課已納于百室
此際上有隆恩下無實惠中間吏胥有私飽其囊槖
而已奉宣德意者所當實心實力剔獘釐奸為要
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言今當春首耕作
之時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廵視督勸守令親詣鄉
都勸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

曾經水旱盜賊等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蹈踐田畝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謹案蒼生愚賤全恃朝廷之經綸以安果如是之經理咸宜施無不當則民自享盈寧之福矣撫民者所當條列其事而行之庶無負司牧之責

明太祖吳元年六月不雨上日減膳素食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

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下令免今年田租

謹案太祖以蠲租為寛民之力以民心為天心是窮源而得本矣尚肯困民而拂天乎有明數百年開國規模最稱寛厚于此亦可得其一二

洪武初陜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萬餘石知府費震即日發倉令民受

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

謹案民之為盜多廹于無可如何耳有司已得其情自宜及早招來予以自新之路仍為治世良民但救之貴早遲則積惡多而不可屈國法以徇民救之貴有權有力否則適以餌盜而奸民易肆其詐譎此一等處置非精明强幹而又能保惠黎元者皆不足以

語此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上諭户部曰朕捐内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户部即令天下有司自今凡遇飢歲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謹案飢民之待食如烈火之焚身救之者刻不可緩即以一日試之亦無不驗使必待往返而後發粟賑

濟生者尚可邀恩死者焉能復活太祖命先貸後聞四字之中仁心仁政悉包羅無遺矣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朕為天下主所務在安民而已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匪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十一年正月上謂通政司曰朕令來朝有司言民利病率云田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自今

悉記之境內災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

謹案守土之人往往不肯以災傷報者意欲處于賢人君子之列以為我能愛民而天災不至殊不知匿災不達遲悞之愆正大成祖深明其事非睿哲之主乎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民大飢競拾草實為食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竈悉傾頹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

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災荒處已經奏免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毋懼擅發予見皇上當自奏也至京果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皆朕之赤子哉

謹案太子之過鄒也始以民隱不上聞爲可歎繼責

執中身爲民妝絶不動心爲可恨三言飢民與死爲隣猶語秋糧爲可笑心切愛民語皆循序堯舜之仁不過如此後永樂復以麥舟爲喻父子一心善人是則國祚之永宜矣

仁宗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何似對曰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糧如故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竒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併罷官買士竒對曰當令户工二部知之

上曰救民之窘當如拯溺救焚慮國用不足者多有不決之意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草詔于西角樓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今可語二部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里其間未必盡荒無收亦宜别之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謹案仁宗此詔莫言蠲租即此一番婉轉深心亦不易覯令人見之感德于數百年之後而況身逢其世乎含宏廣大直與天地同符

宣宗宣德九年正月廵撫周忱奏内有云臣将各府秋糧查其數内有北軍京職俸米一百萬石該運南京各衛上倉聽候支給計其船脚耗費每石須用六斗方得一石到倉臣嘗奏乞将前項俸米一百萬石于各府存收着令北京軍職家屬就來闗支可省船脚耗米六十萬石又免小民搬運之勞荷蒙聖恩准行遂得省剩耗米六十萬石欲于蘇松常三府所屬縣分之各設濟農倉一所收貯前項耗米後遇青黄不接車水種田之時

人民缺食者支給賑濟奉旨准行小民俱有賴焉

謹案位鎮封疆原非凡品此時若不救濟蒼生上紓

君父之憂以爲本固邦寧之計豈不有辜屏翰撫綏

之職乎令奏減六十萬石以惠窮黎大臣經濟于此

始稱無愧

世宗嘉靖八年山西大飢參政王尚絅上救荒八議一

曰憫飢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

瘞瘞消釋厲氣三曰救貧民乞支散庾積秋成補還四

曰停徵斂乞截留住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蔌粟六曰推糴買乞令無閉遏七曰謹預備乞申舊例措置積貯勿使廪庾空虛八曰恤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恤勿使羣聚思亂户部覆議行之

謹案嘉靖繼統之後連歲飢荒其所以寧輯者諸臣匡救之力耳王參政八議與林僉事同在一時誠皆一路之福星也

嘉靖三十二年程文德疏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

見歸一臣謂今日内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于近莫不便于拘宜各遣行人賫詔宣諭令各州縣自為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户部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即粟麥黍菽凡可救飢皆得輸于倉庫計值請劄受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憑黜陟即撫按守廵賢否亦以是稽之制可

謹案時當儉歳人肯以便宜請則民之全活者多矣

何也救荒貴速而惡遲文德所言凡可以救民之飢者皆得上納是以涓滴之清流而沛恩膏于涸轍矣飢者不飢流者不流非若寒谷之回春歟